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七回 冤案昭雪奸人正法 心灰意冷詐死埋名

徐軍師升堂問案，張美人強言狡辯，軍師一拍驚堂：「張美人，你睜眼看這這是什麼地方，本大臣又是何人！幾十年來，什麼樣的疑難案子本軍師沒有審過，什麼樣的奸臣賊子本大臣沒有見過？何況是你！此案我已調查明白，內中詳情瞭如指掌，本意讓你自已招認，也免皮肉受苦，誰知你竟敢狡辯抵賴，胡弄本大臣，來呀，把她拉下去掌嘴四十！」，「喳！」聽差的如狼似虎，不由分說，把張美人拉到堂口，過來一幫健婦，把張美人抱定，有一女役拿過一塊用數層牛皮縫成的板子，照定張美人的臉蛋兒，

「啪！啪！啪！」地打起來，打得她眼前金星亂冒，嗷嗷直叫。二十板打過，滿嘴牙都活動了，順著嘴角直淌血。徐軍師吩咐：「住手，把她拉回來。」張美人捂著臉，流著淚，渾身哆嗦。「張美人，我且問你，招是不招？」，「軍師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你叫我從何說起？」，「嘿，沒想到你一個弱小女子，竟如此嘴硬，本當動用大刑，本軍師再給你留個機會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是招好還是不招好，拉下去。」軍師退堂，張美人又被軟禁起來了。她回到房中倒頭便哭，因為臉蛋兒太疼了。哭過一陣，她想，成親王和張仁現在什麼樣？他們要招供了咋辦？她又想：就是你們招供了我也不能招，我要一供這條命就完了，要是不招說不定還能過去，挨點打又算什麼！她這麼一想，心裡又寬了，便忍疼睡去。張美人正在迷迷糊糊睡覺，突然覺得有人叫她：「王妃夫人，你醒醒啊！」她強睜雙眼，見床前站個使女，桌上點著蠟燭，天已黑下來了。「疼死我了。」，「王妃夫人，晚飯早都涼了，奴才已經給你熱過幾次了，您用飯吧。」，「我心裡難受，無法下嚥哪。」，「您應該往寬處想，要弄壞玉體可不好啊，再說人不吃飯怎麼行呢。」張美人滿嘴牙都活動了，哪能吃啊！她抬頭往桌上看了看，對酒發生了興趣，心想，酒能澆愁，我喝完了躺下一睡，省得痛苦。她吩咐使女把酒壺拿過來，使女恭恭敬敬給她斟了一杯酒。張美人一聞，酒味兒挺香，一仰脖喝了下去，使女又送上一杯。就這樣她一口菜沒吃，喝了有六七杯酒，一擺手讓使女退出，又躺下睡去了。這一覺也不知睡了多長時間，就覺著有人推她。她睜眼一看，一個人影也沒有。她覺著嗓子乾渴，剛下地去找水喝，突然發現桌子上的蠟火頭變了樣了，由二寸來高突突升起一尺多高，不是紅光，而是藍光。與此同時，聽見窗外狂風陣陣，隱隱有哭泣之聲。張美人嚇得頭髮根發麻，正要上床，蠟燭一晃滅了，屋裡一片漆黑，更覺怕人。她摸索著剛到床邊，嘖地蠟燭又亮了，這回火燄又變成了綠色。張美人回身四顧，覺得看見什麼都害怕。她正驚魂不定，只聽一聲女子的哭聲由遠而近，倏忽間到了門口：「冤枉啊！」這一聲喊，裂人肺腑。張美人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。隨著一陣狂風，門被吹開，只見走進一個人來。但見此人披頭散髮，滿臉是血，上穿日月龍鳳襖，下束山河地理裙——來者正是翠雲公主。張美人只覺心頭一驚，癱在了地上。這時候她已是神志不清，似乎聽得耳旁有人說話：「張美人哪，我跟你無冤無仇，張口管你叫娘，閉口管你叫母親，你為何陷害於我，我要你償命來了。」

張美人到了現在，嘴唇都不好使喚了：「公主留情啊。不怪我呀，是這麼回事。」她把前後經過說了一遍。「公主啊，這事與我實在無關，你就饒了我吧。」，「你光這麼說不行，得把這些事寫出來，我才能饒你。」，「那好吧。」她提筆在手，刷刷點點寫完了，按上了手印。又聽一陣狂風，公主不知去向，把張美人也嚇昏了。等她再度醒來，天光已經見亮，想想昨晚上的事，還覺著十分害怕。正在凝神苦想，有人進來喊話：「軍師升堂，帶你到大堂回話。」一聽說升堂，她更害怕了，羅具鎖帶，來到大堂。

徐懋功看了看張美人：「張美人，我給你一夜的工夫讓你想想，你想得怎麼樣了？用什麼手段陷害的薛禮，還不從實講來！」，「軍師開恩，此事實與我無關。」，「哼，你為啥說的不算？昨天晚上已經招供，難道你今天要翻供不成？」一句話把張美人嚇癱了。「來人，念一念她的親筆供詞。」有個師爺拿出案卷，把供詞一念，與她昨天晚上寫的一樣。「張美人，這是你的筆體嗎？手印是你的嗎？你為何又要翻供？」

張美人一看供詞傻眼了，心裡埋怨自己，昨晚我怎麼睡迷糊了，怎麼乾出這種蠢事！可現在白紙畫黑道，這就叫一字入公門，九牛拉不出啊。

昨晚是怎麼鬧的鬼呢？書中代言，根本就沒有鬼神。這是徐軍師故弄玄虛，人為的。外頭颯風，是用大風匣製造的，有人搖的；那支蠟是三天來特殊製造的。古人都迷信，又有鬼又有神，宿命論非常嚴重，徐軍師就抓住這個心理的要害，從這個缺口往裡進攻，騙出張美人的口供。

徐軍師一笑：「張美人，你再到狡賴，恐怕你這條命就保不住了。你是成親王的妃子，皇上不看在你的分上，還看在成親王的分上，還能開脫你的死罪。如果你這陣把前後的真情都說了，認罪伏法，本軍師跟皇上苦苦求情，你這條命還保得住。如果你這陣要翻供，再不承認，我就是不活活把你打死，皇上也不能饒你。你說還是不說？」

到了現在，張美人再想不承認也不行了。她一想，徐軍師說的不是沒有道理，這才往上叩頭，原原本本，把陷害薛仁貴的經過全都說了。旁邊四個師爺，用飛筆記錄，記完了，給她一念，張美人說一字都不差。「畫供。」二次畫供。這次徐懋功算有了把握了，吩咐把張美人押下去。

第二個，審問總管張仁。這小子長得跟耗子似的，兩個圓眼睛滴溜溜直轉，心懷鬼胎。這幾天把他也折磨壞了，雖然沒過堂，他心裡有鬼呀，今兒個一叫他上堂，就尿到褲子裡了。來到大堂上屈膝跪倒，軍師看了看他：「你叫張仁？」，「是，我叫張仁。」，「張仁，這幾天你想得怎麼樣了？你們怎麼密謀的，怎麼陷害的平西王，還不如實講來！」，「回軍師，我是當奴才的，主人家的事情，我怎麼能知道，我什麼也不明白。」，「哇！你還敢狡辯，來人，念念張美人的供詞，讓他聽聽！」

有一個師爺站起來，一念供詞，裡面涉及張仁不少事，張仁怎麼給出的主意，怎麼要的壞，都有。張仁一聽，王妃夫人都供出來了，我何必找皮肉受苦呢，趕緊往上叩頭：「軍師，奴才該死，奴才該死，我說呀。」，「講！」張仁把事情講了一遍，不過他往外推，他說成親王要害薛仁貴，沒有主意，逼著叫他給想個辦法，他沒有辦法，吃著誰就得向著誰，因此給出了主意，把薛仁貴如何灌醉，如何背進翠雲宮，這都是他的點子。他還供出了給馮世剛送禮的事，最後也畫了供。

第三個，審三法司正堂馮世剛。徐軍師把桌子一拍：「馮世剛，你身為國家的最高法官，竟敢貪贓枉法，陷害大臣，還不從實招來！」馮世剛心裡也不好受，為審理此案他搭上了老婆，軍師復審，他知道事情必然敗露，與其皮肉受苦，還不如痛快招認。他連連叩頭：「軍師，我說。我與平西王無冤無恨，皇上讓我審理此案，我本想秉公而斷，哪知道我接旨的當天晚上，成親王就到了我府。」他把經過也講了。「我一怕成親王的權勢，二為了那筆贓款，這才用酷刑拷問薛禮，逼他屈打成招。」，「所供可是實情？」，「並無半字虛假。」，「禮單現在何處？」，「在我書房保存。」馮世剛也畫了供，徐軍師派人取來了禮單，他這顆心才落到實處了。

徐軍師退堂之後，立即更換朝服，懷揣三個人的供詞和禮單，順轎上朝，正趕上李世民坐殿理事。徐軍師見禮已畢，把審問的經過一講，供詞、禮單往上一遞，坐在一旁。皇上一看可氣壞了，心裡說：皇叔啊皇叔，你可是罪魁禍首啊！你看看，就這一件事把多少人牽連到裡頭，我御妹死了，還搭上個老元帥尉遲恭，差一點殺了我的賢臣。唐天子追悔莫及，又搖頭又頓足，恨不能一頭碰死。徐軍師再三解釋，李世民這才把心情平定下來，馬上傳旨，把薛仁貴、周青等九個人赦免。薛仁貴等人來到八寶金殿，李世民欠身離坐，緊走幾步到了薛白袍的面前，雙手抓住薛仁貴的手：「愛卿，全怪朕一時糊塗，不辨真偽，愛卿你受委屈，孤對不起你呀。」皇上哭了，薛仁貴也哭了，委屈嘛。要沒有徐軍師，冤沉海底，沒想到幾天的工夫真象大白。周青幾個銅打鐵鑄的漢子，也掉了眼淚。皇上傳旨，這些人都官復原職。別看周青領兵帶隊殺回來了，又犯了什麼斥君之罪，現在一概赦免。文武百官都樂了。

皇上傳旨，把李道宗、張美人、張仁、馮世剛都帶上金殿。唐天子怒不可遏，用手點指：「你們都是人間的禍害，社稷的蟲

賤，實在是可殺不可留。」當即傳旨：馮世剛在午門外就地正法，張仁在雲陽市口扒皮點天燈；張美人因是皇室妃子，不便公開，在宮內縊死。三個人被分別帶走行刑。成親王沒等到宣判他，就跪爬幾步把李世民的腿抱住了：「萬歲開恩哪！千不該萬不該，我不該聽信張美人之言。都怪我老邁昏花，一時糊塗，做錯了事。我和平西王無冤無仇，結果愈陷愈深，還搭上了我的女兒。萬歲，看在老主的分上就饒了我這條老命吧。」皇上這下為難了。殺吧，自己就這麼一個親叔叔，骨肉情深哪！不殺吧，當著滿朝文武又交待不下去。怎麼辦呢？他一想，受害的是薛仁貴，我跟別人商量都沒用，我跟薛仁貴商量：「薛愛卿，朕就剩這麼一個皇叔，他確實跟你無冤無仇，罪魁禍首就是那張美人，現在已經正法了。況且先皇在日，曾賜他三十六道免死金牌，你能不能看在孤的分上，饒了他這條老命？」薛仁貴一聽就急了，心裡說，看來皇上還是有遠有近，這碗水沒有平端，想我薛仁貴為國家立下這麼大戰功，明明我沒有罪，你一定要殺，到你叔叔這兒，就袒護於他，薛仁貴低頭不語。

李世民看出來了：「薛愛卿，朕一定嚴懲於他，就把這命給他留下，快七十歲的人了，就叫他活，還能活上幾天，留下他，他也感念卿家的好處，朕也不會忘恩。」，「萬歲，您看著辦吧，臣無有怨言。」，「好吧，多謝薛愛卿。」皇上馬上作出決定：把成親王李道宗的官職，一擡到底，貶家為民，閉門思過。成親王能保住這條命是千恩萬謝，哭著下殿去了。

最後，薛仁貴提出來：我這次進京，遭了不白之冤，家裡都惦念著，我要求請假，回家前去養傷。皇上馬上答應了，臨走前千叮嚀萬囑咐，卿家你養好了傷，無論如何趕快進京。薛仁貴點頭，向徐軍師、程咬金、文武百官辭行，回奔原籍去了。

這場風波剛過去不久，突然警報傳來。西涼六國聯軍進犯大唐，十萬緊急的奏章，一份接著一份，報到京城，李世民大吃一驚。這日正跟文武百官商量對策，殿頭官啟奏：哈密國的特使名叫哈拉彌，要求見聖駕。李世民一想，來得正好，哈密國派特使有什麼事啊？我非得問問不可。

第二天，貞觀天子升坐八寶金殿，文武百官朝賀已畢，站立兩廂。李世民吩咐一聲宣哈密國的特使。時間不大，就聽見腳步的聲音，殿下走進一個人來，這傢伙身高有一丈掛零，頭上頂著魚皮盔，披掛魚皮甲，外罩皂羅袍，腳上蹬著犀牛皮靴子。往臉上一看，滿臉長的都是癩皮疙瘩，耳帶金環，背後梳著十六個蝦米須的辮子，相貌十分兇惡。就見他邁大步，來到金階之下，跪倒在地：「參見中國皇帝，萬萬歲。」李世民心想，他是外國使者，應該以禮相待：「貴使免禮平身。」，「多謝皇上。」，「貴使叫什麼名字？」，「哈拉彌的便是。」，「見孤有何話說？」哈拉彌躬身說道：「我奉哈密國國王所差，有國書一封，要面呈唐朝皇帝。」說著話掏出一封書信，殿頭官轉呈御案。

李世民把這封信打開來定睛瞧看，看完之後把李世民的臉都氣青了，「啪！」把桌子一拍，連搖頭帶跺腳：「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」說著話把這封信遞給了徐軍師。

徐懋功接過來一看，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：哈密國等六國的國王聯名向貞觀天子致書，說貞觀天子李世民不應該把副元帥蘇定方給殺死。現在蘇定方的後代逃到我們哈密國，向我等搬兵訴苦，我們願意幫助蘇定方的後代蘇寶重組成聯軍，跟大唐開兵見仗，下決心要踏平大唐。如果唐朝不樂意打仗，必須答應三個條件：頭一個，在長城以外的國土全都劃歸六國，由六國分管；第二，大唐必須向哈密國年年進貢，歲歲稱臣；第三，把陷害蘇定方的罪魁禍首羅通及其全家，不問男女老幼，統統打入囚車，送到哈密國，由蘇家後代處理。三個條件有一個不答應，六國百萬聯軍就要殺進長安！言詞尖刻，大言恫嚇，唐天子如何不氣！

書中代言：蘇定方是怎麼回事？六國聯軍為何要兵進大唐？原來在隋朝末年，天下狼煙四起，長年戰火不斷，蘇烈蘇定方保後漢王劉黑闥，他曾夜襲北平府，射死北平王羅藝；後進犯大唐，將羅成困於泥沙河，亂箭穿身。貞觀初年，李世民親伐後漢，蘇烈見大勢已去，倒戈投唐，還救了唐王，李世民為了收買人心，使天下歸一，便封他為兵馬副無帥，許多功臣宿將深為不滿。後羅通掛帥掃北，蘇烈隨徵，羅通得知自己的祖父、父親俱死在蘇烈之手，甚為憤恨，抓住蘇烈一著之錯，把他斬首。蘇烈之子蘇山聞訊逃到哈密國，後生下一男一女，兒子叫蘇寶童，女兒叫蘇金蓮。蘇山臨死前把他們兄妹叫到跟前，要他們長大了為蘇家報仇。蘇寶童滿身武藝，蘇金蓮一表人才，蘇寶童把他妹子許配了哈密國的國王達拉汗，成了王妃，蘇寶童也平步青雲，慢慢地當上了哈密國的兵馬大元帥。他兄妹常在哈密王面前說要奪唐朝江山，哈密國國王對大唐江山早就垂涎欲滴，兩下一拍即合，這才聯合五國，起兵百萬，以給蘇定方報仇為名，侵犯大唐。

書裡表過，言歸正傳。唐天子看罷書信勃然大怒：「大膽番王，不念兩國舊情，無故興兵犯我疆土，還敢大言恫嚇，朕豈能容饒，來呀，把番使推出去殺了！」金瓜武士答應一聲，把哈拉彌攔倒在地，倒剪雙臂，推出殿外。徐軍師趕緊過來了：「萬歲且慢，殺不得。」，「怎麼殺不得？」，「萬歲，自古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不如將他放回，讓他告訴六國，就說我們拒絕條件，定日子開兵見仗，也就是了。」唐天子餘怒未消，但又不能不聽軍師的勸告，吩咐一聲：「放回來。」哈拉彌又被推回金殿。李世民厲聲說道：「你回去轉告六國的國王：第一，朕決不能接受你們的無理條件；第二，大唐朝堅決應戰；第三，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概由六國承擔。」唐天子說罷仍不解氣，命人在哈拉彌臉上塗面刺字，然後放回。哈拉彌抱頭鼠竄而去。

李世民與眾大臣商議應該怎麼辦，軍師奏道：「陛下，看來又要興兵打仗了。這打仗，第一要準備糧草，操演人馬，但這還好辦，關鍵是要有元帥。」天子也認為是這樣。叫誰掛帥呢？夠帥才的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就非得薛仁貴不可了。大家都一致同意。可是薛禮剛離京不久啊！唐天子當即提筆，準備寫詔書宣薛禮進京。剛提起筆，殿頭官進來啟奏：「啟奏陛下，平西王府的老總管進京來了，說有要事見您。」，「快快宣他進來。」時間不大，老總管王茂勝被帶上金殿。「奴才王茂勝參見吾皇萬歲，萬萬歲。」，「起來回話。」，「謝萬歲。」，「王茂勝，你見孤王，有什麼事奏？」王茂勝未曾說話眼淚光流下來了，哽咽著說：「萬歲，奴才進京報喪來了，平西王薛仁貴死了哇。」

王茂勝一言出口，猶如晴天霹靂，整個金殿之上都震動了，皇上嚇得目瞪口呆，眾大臣無不瞠目結舌。好半晌，天子才問道：「王茂勝，你講此話可是當真？」，「奴才怎敢欺騙聖駕。」，「我那薛愛卿是怎麼死的，你把經過快快對朕講來。」

王茂勝未曾說話口打咳聲：「萬歲，薛仁貴冤案昭雪之後，回到原籍，但他在監中已得下病症，回家之後日益加重，經大夫診治是夾氣傷寒，雖遍請名醫，苦不見好轉，後來一病不起，沒想到半月前就歸天了。二位夫人不敢隱瞞，這才叫老奴連夜進京報喪。」王茂勝一邊說一邊哭，涕淚交流。

唐天子聽罷，心頭一陣難受，他覺著對不起薛仁貴。要不吃這場官司，不受這麼大的折磨，薛仁貴也不會得病，得病死人，這不是連鎖反應嗎？李世民感到一陣內疚，所以哭得十分悲痛。他告訴王茂勝：「你先回龍門縣，朕這就起身趕奔薛賢家中弔祭。」

李世民馬上傳旨：英國公徐懋功，魯國公程咬金，東床駙馬秦懷玉，掃北王羅通，左班丞相魏徵等十六家大臣陪王伴駕，帶五百名羽林軍，明日起身，到龍門縣弔祭薛仁貴。旨意傳開，各地聞風而動，為不驚擾地方，唐天子又傳出一道旨意：所過州城府縣概不準備行宮，各級官員照常任事，不必陪王伴駕，吃喝住宿一概從儉。這一下省去了許多的麻煩。

這一天，李世民率領文武來到了龍門縣。龍門縣的地方官出城三十里迎接聖駕。李世民駕至龍門縣，稍稍休息片刻。縣令告訴說薛仁貴的府離這裡還有十八里路，在汾西村大王莊。李世民馬上換了坐騎，趕奔大王莊。

由縣城到大王莊的一路之上，君臣們發現來往的鄉民，都穿著孝服，臉上都有不悅之色。到了大王莊再一看，眼前是一片白色的海洋。側耳細聽，一陣陣的哭聲。人就是這樣，遇到什麼環境就會受到什麼感染，本來李世民心裡就難過，一受這周圍環境的影響，鼻子一酸，眼淚又掉下來了。君臣催馬進了大王莊，只見街上的生意都關門閉戶，全鎮居民都在為薛仁貴的喪事奔忙。地方聽說皇上來了，趕忙前來引道，眾人順大街來到了王府門前。只見高大的門樓，原來的琉璃瓦和紅漆大門，都被白紙覆蓋，門兩邊高挑引魂幡，門前有人身穿重孝，迎接聖駕。接著有人往裡傳報。

薛仁貴家裡人口並不多，只有兩位夫人和一個女兒。兒子薛丁山本是和女兒一胎所生，後來失蹤了。女兒薛金蓮今年十六歲。

家丁僕人共有四百餘口。夫人柳英春、樊金定正在靈堂守靈，僕人進來報信兒：「啟稟夫人，萬歲和眾大臣已到府門了。」

二位夫人急轉身，命把姑娘薛金蓮找來，大家慌忙把孝衫脫掉，更換朝服。因為她們受了皇封，有帽子，有靴子，都得穿上。經過一陣忙碌，二位夫人帶著薛金蓮，老總管王茂勝，接出了府門。門前皇上的衛隊站立兩旁，杏黃傘下罩定逍遙馬，李世民一身便裝，在馬上端坐，文武大臣左右相陪。二位夫人趕緊跪倒在地，給皇上磕頭。

李世民把手一擺：「免。唉！二位夫人哪，聽說我那薛愛卿故去多時了。」，「是，就等著聖駕哪，聖駕要不來，我們早就出喪發殯了。」李世民點了點頭。皇上下馬，眾大臣跟隨，柳樊二氏夫人和小姐薛金蓮在前邊引路，來到府中。李世民抬頭一看，正中央有個橫幅，白紙黑字，大字有一人來高，上寫「可當大事」。院裡高搭靈棚三丈六，上邊俱用蘆席蒙，把門獅子左右立，紙糊將軍列西東。金童玉女兩旁列，紙糊的人跟真人一樣相同。左金童捧寶蓋縮頭縮腦，右玉女執黃幡滿面笑容。再一看：白毛氈鋪在地遮住塵土，紅板凳俱用白布蒙。青竹竿挑著繡球幾對，在上面掛著幾對白紗宮燈。頭一對寫的是「掃地休傷螻蟻命」，二一對是「愛惜飛蛾紗罩燈」，第三對「池中有魚鉤不釣」，第四對「山前買鳥放長生」。正中央放著一張八仙桌，在上邊放著一盞似暗不暗似明不明的引魂燈。白布簾鑲青邊銀鉤倒掛，配著一副對聯寫的精：上邊寫「青山綠水無人做主」，下邊配「落花啼鳥落淚傷情」。橫批是：「嗚呼哀哉」寫得清。再看：杉木棺槨柏木套，中間寫：「平西王薛仁貴之靈」。一陣風吹過，紙幡迎風飄擺，燒過的紙灰滿院亂飛。再加上這個氣氛，李世民實在受不了啦，來到靈堂裡邊，往桌上一趴：「薛愛卿，薛賢臣，你可痛死朕了！」，「咚！咚！咚！」李世民拿腦袋往桌子上直撞。現在也不管自己是什麼身份了，發自內心的難過，使他當時就昏過去了。文武百官能不哭嗎？家屬看到這情況能不感動嗎？哭聲就連成了一片。

徐軍師一看，要這樣下去，非把皇上哭死，那能行嗎？往後邊一擺手，親兵衛隊就過來了，把皇上扶起來，百官苦苦相勸，好半天皇上才不哭了。他緩過這口氣來，用龍袍把眼淚擦擦，嘴裡就說個不休，張口對不起薛仁貴，閉口對不起薛賢臣。思前想後，把這十幾年的事全想到了。特別是這次薛禮被害，皇上更是追悔不及。他這一哭，程咬金、徐懋功等很多人都落了淚了。特別是程咬金，他這個人愛說笑話，好詼諧，不分什麼場合。這時他也沒詞兒了，把大嘴一咧，跟吹喇叭一樣，比誰哭得都凶。徐軍師勸了這個勸那個，哭有什麼用，人死不能復生啊！大家扶著皇上，圍著棺材轉了一圈。皇上說：「我非要開開棺材看上一眼，未安葬以前我得瞅瞅薛愛卿，要不看這一眼，我死了連眼也閉不上。」柳樊二氏夫人再三解勸：「人已經死了這麼長時間了，氣味不好，雖然有藥喂著，一旦出點事，我們就犯了驚駕之罪了。」皇上總不肯聽，非看不可。大家不敢抗旨，實際上大棺材蓋沒有蓋嚴，留著個縫，就是叫皇上看的。看完了釘上釘子，才入土為安。果然現在皇上要看。過來幾個人，把棺材蓋往旁邊一挪，「嘎吱吱吱」，一擰個兒。貞觀天子轉身軀扒著棺材幫往裡觀瞧。不但他看，跟來的十六位文武大臣也全往裡看。只見薛仁貴在裡邊躺著，頭頂金，腳踩銀，手裡抱著一把寶劍，這把寶劍就是當年皇上恩賜的那把龍泉劍。他臨死的時候，滿身朝服，在棺槨之中，還有很多殉葬的東西，兵書戰策，以及薛禮平時喜愛的書，全擱在這裡頭了。臉上蒙著黃綾子，有人輕輕把黃綾子掀開，李世民再一看，連模樣都變了，就見薛仁貴好像蠟制的人兒，眼窩深陷，顴骨格外突出，鬚鬚散滿前胸，在那安安穩穩，一聲不響地躺著。李世民恨不能紮到棺材裡頭，又痛哭了半天。大家苦苦相勸，這才不哭了。把棺材蓋蓋嚴了，二位夫人請皇上到前面待茶。李世民還沒有走，親自點香，在這兒祭祖，說是人死不分大小。皇上在靈柩前拜了三拜，拜完了才到前庭。

人們發現，李世民精神恍。嗓音嘶啞。李世民還說非要在這兒守靈不可。軍師和伙兒沒答應。「陛下，您應以大局為重。人沒有不死的，難過我們都難過，但是人死不能復生，您是萬乘之尊，怎麼能在這兒守靈呢！再說六國之軍眼看就要打進長安城，大敵當前咱們不能不準備呀。既然平西王不在了，誰當大帥，怎樣領兵，咱們回去還要安排，您要在這兒守靈，不是全耽誤了嗎，這就叫因小失大。」二位夫人也這麼勸他，李世民這才點頭：「好吧，二位夫人，但不知薛賢臣臨死之前留下什麼話沒有？」，「沒有，自從他病倒之後，一直是精神恍惚，連一句遺囑都沒留下。」，「唉，這樣吧，朕回到京城之後，馬上撥國幣，給平西王他修造墳塋。一應花費，全由國庫支付。」，「謝主龍恩。」李世民在這兒休息了有一個時辰，大伙勸他走，李世民這才告辭。二位夫人送到大王莊村口，分手告別。按下二位夫人和薛金蓮小姐暫且不表。

單表李世民，騎在逍遙馬上，刷刷刷直掉眼淚。拐過彎兒去，還沒到龍門縣，遠離大王莊了，軍師徐懋功把馬帶住了，「吁——站住啊。」人們全站住了。程咬金一愣：「三哥，什麼毛病，你是要拉屎還是要撒尿。」，「廢話，主公，您甯難過了。我看這齣戲也就演到這兒為止吧。」皇上一聽：「什麼？這齣戲？那戲就是假的了。」突然眼睛一亮，「軍師，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，「呵呵，陛下，您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啊。您認為薛仁貴真死了嗎？」，「啊？軍師，難道說他沒死？」，「嗯。我看出來了，他沒死。至於他為什麼詐死埋名，主公，我不解釋您心裡頭也有數。」程咬金一聽：「三哥，你可別缺德啊，薛仁貴這回我看是真死了，你說他沒死，就拿出憑據來，要不然我決不饒你。」